



李晴著

# 血雨黯天京

四川文艺出版社

# 石 達 開

今曾国藩仰天叹服的政治和军事奇才



血  
雨  
黯  
天  
京

李  
晴  
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林文询

封面设计: 阿 夏

书 名: 《血雨黯天京》

定 价: 15.80 元

作 者: 李 晴

ISBN7 — 5411 — 0599 — 6/1 · 567

1991年3月第一版

1995年1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大 32 开

印数 3,400 - 9,400 册

印张: 18.875

字数 38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眉山县新华彩印厂印刷

## 出版说明

  飚风烈雨，人喊马嘶。三万多名衣衫褴褛、饥饿困顿的太平天国起义者，从遥远边陲的深山鸟道，打到六朝金粉、十里珠帘的古都南京，在那里自立朝廷，成为冠金衣赭的新朝帝王将相。小说到此，多线索地向纵深发展。万里长江，战舰如云；北国大地，铅弹似雨。咸丰皇帝带着爱妃宠姬钻进了紫禁城的地道，天国的草鞋天子草鞋臣民，却在六宫粉黛、一片笙歌中消磨尽当年豪气，重复着陈后生、李后主们的老路，一面陶醉于“天子万年，太平一统”的伟大梦呓，一面驰骋于权与肉的生死之争。结果北伐功败垂成，西征寸步难艰。朝堂后苑，起义弟兄唇枪舌剑；紫坞重楼，内讧惨剧血肉横飞。在十九世纪中叶刚刚升起于中国上空的这一颗明亮的星辰，摇摇欲坠。

  二百多个血肉丰满、有声有色的人物从第一卷到第二卷陆续登场。铤而走险的山村腐儒，沦落天涯的渔家少女，姿容绝代的秦淮名妓，鱼龙多变的天朝巡察，含冤而死的投诚官员，隐身市井的清方奸细，色厉内荏的钦差大臣，颐指气使的湘勇主帅，博古通今的巾幗状元，碧眸金发的混血王妃，在半裸胡姬挑逗下目不旁瞬的被俘勇士，于寸刀齧割下视死如归的无降将军……都在这历史的广阔舞台上，作亦庄亦谐、可歌可泣的演出。

  作家李晴认为：“历史的教训和讽喻意义的获得在于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本身，而不在于改装和假借。有志于历史文学的作家应当帮助人民认识自己民族昨天的本来面目。一个忘记了昨天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系列小说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瞩目。他的长篇小说《天京之

变》于1981年出版后不久，即为巴黎《欧洲时报》全文连载；且通过香港中国书展流传到台湾，反响强烈。1987年又在纽约出版了英译本<sup>①</sup>（译者章楚）。本书是他的章回体系列《天国兴亡录》第一卷《猛虎出柙记》（本社，1985年第一版）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天京之变》的“全景本”。第三卷《呜咽大江流》正在写作中。

---

① \* 《CRISIS IN THE HEAVENLY CAPITAL》，NEWYORK，1987。

# 目 次

1. 雨夜出危城天兵斩馘  
深宵生密计首相献俘 ..... (1)
2. 杨主将血洗全州城  
洪天王痛哭蓑衣渡 ..... (17)
3. 寂寂神坛冬烘设帐  
洋洋潇水渔女投军 ..... (33)
4. 猛气冲缨翼王草檄  
霜锋沥血女帅拒盟 ..... (47)
5. 筑垒强攻西王殉国  
缚儿苦战天妹鏖兵 ..... (63)
6. 议取金陵东王献玺  
心崇天国船户扬帆 ..... (81)
7. 黄羊白豕外小劳军  
杏旆朱坛天王讲道 ..... (99)
8. 画舸摇去雪宴秦淮  
揭帖飞来夜喧酒肆 ..... (116)
9. 胆落魄飞元戎逃白下  
波翻浪涌万艘下江东 ..... (135)
10. 花谢鹦啼青楼人杳  
钲停鼓歇金殿交争 ..... (154)

11. 布衣草履将军上书  
乳燕雏莺幸臣选美 ..... (172)
12. 鼓壮螺悲天兵北伐  
檣林帆雪屯相西征 ..... (189)
13. 靖胡侯军丞静海  
咸丰帝议走热河 ..... (204)
14. 洪仁发筹建王府  
石达开出巡安庆城 ..... (223)
15. 胡丞相挥军战淝水  
洋兄弟驱舰谒天朝 ..... (242)
16. 碧眼姬畅谈异域情  
洪天王夜草田亩制 ..... (259)
17. 庆寿辰金陵开天试  
论王业粉黛逞英才 ..... (277)
18. 马师爷乘乱激水营  
蒙丞相邀功兴大狱 ..... (292)
19. 九千岁纵欲紫霞坞  
女状元讲古多宝楼 ..... (308)
20. 浪急风高秋官点旋港  
心骄意满湘帅下长江 ..... (325)
21. 一火烬千帆翼王雪恨  
无声甘寸磔两将尽忠 ..... (343)
22. 急管繁弦胡姬歌暖帐  
散花飞絮王妃出朱墙 ..... (362)
23. 雨畅云酣孤凰求苦凤  
桃摧柳折娇女遇含狼 ..... (379)
24. 内外夹攻天京解围  
进退两难向荣自缢 ..... (397)
25. 舌剑唇枪罢宴后林苑  
云奇波诡施鸩望云楼 ..... (414)

26. 十面甲兵明妃奏曲  
千年粉墨庆父逼宫 ..... (430)
27. 微服轻舟北燕奉诏  
重楼白刃兄弟闯墙 ..... (446)
28. 溅血天京牵藤引蔓  
观刑凤阙煮豆燃萁 ..... (462)
29. 石达开面责韦昌辉  
黄淑女身殉翼王府 ..... (479)
30. 大局垂危天朝告急  
全师靖难翼帅回京 ..... (496)



## 雨夜出危城天兵斩馘 深宵生密计首相献俘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屈原：《山鬼》

地拔双崖起，天余一线青。

——潘问奇：《金棺峡》

春雷挟带着大雨，在峡谷的上空**铿铿隆隆**，**砰砰甸甸**。在刺目的闪电倏然照射之下，峭壁上山洪倾泻，有如千百枝大烛的烛泪。它们汇入沿峡谷而下的山溪里，使洪水暴涨，象千万头怪兽，在其中狼奔豕突。没有了山泉的琤琮，没有了微风的叹息，也没有了宿鸟偶尔发出的啾啾；只有一片甸甸然的混沌。天与地似已被雨粘合到一起，雷声和闪电则在为天地的粘合施加热和力。

就在这深邃、幽暗的峡谷里，在由闪电和雨丝组成的银色的壮丽背景之下，一支由四万多男女老幼组成的军队，正在有秩序地前进。他们扛着鸟枪、抬炮，肩着大刀、长矛，背着锅帐、子药，在甸甸然的山洪掩护下，正在穿过这三十余里长的峡谷。

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七，天王洪秀全驾入永安州，建国封王，改元定历，以是年为天历辛开元年。在州城养兵息马，采购粮秣、红粉、铅码<sup>①</sup>，派遣巡察人员，打探清廷动静。清廷派首席军机大臣、文华

① 太平天国隐语、方言：火药、枪炮弹。

殿大学士赛尚阿赴桂，督办防务。咸丰帝钦赐“遏必隆神锋握胜刀”，令他便宜行事。又诏内库、户部、江南盐库及粤海关先后拨银八百二十万两，从各省次第调集大军四万至永安城下。南有乌兰泰、江忠源，北有向荣，东、西两路、湄江水路及大营帐前，除都统巴清德病死外，尚有副都统达洪阿、侍卫开隆阿、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南河北镇总兵董光甲、湖北郟阳镇总兵邵鹤龄以及秦定三、经文岱等一班满、汉骁将，和三合会的张钊、田芳等堂首，把一座小小州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飞鸟难越。

到了次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初春，永安州城内外的太平军，子药渐渐不断。更因那山岚瘴气、蚊蚋叮咬，男、女各营渐有疟疾流行，因病归天的兄弟姐妹，已达两千多人。天王洪秀全开始从后宫的旖旎春光中，猛可想起天国群英会上，众将劝他弃去这方寸之地、长驱北上的话。秀清、朝贵、昌辉迭次来报：派出采购军火的弟兄，被清兵隔断，不得得城；各军皆以陈壁土熬硝，却无处得磺，从去冬到今春，已稀放枪炮；只好派小股弟兄与清妖接仗，赚其铅子使用。谢廉卿、吴可忆来禀：去秋征粮虽多，但因农夫农女大批入营，估计原够用一年之粮，至多可维持半载。

突围北上，已迫在眉睫了。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二月三十日，天王洪秀全诏令全军突围：“欢喜踊跃，坚耐放胆。男将女将尽持刀，各作忠臣劳马汗。”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先于两日前派监军罗大纲率领所部往州城东南古苏冲探路。罗大纲乘夜进袭驻防的清妖贵州兵，清妖大惊溃散。罗大纲获得火药一千余斤，立即派部下军帅驰禀东王，并将火药押送州城大营，分与各军使用。秀清大喜，传谕：全军移营，直趋古苏冲。天历三月二日亥初时分，太平天国四万多男女圣兵，在西、南、北、翼四王率领下分队起行。以罗大纲、苏三娘、林凤祥、李开芳为先锋，秦日纲、吉文元、曾锦谦为断后；东王杨秀清与女军军帅洪宣娇各率所部，与童子营拱卫天王、后妃居中、棠阿龙、穰冬花、黄淑女、张遂谋四军，护持病残老弱，依次启程。

大军出了州城，但见黑云滚滚，星月无辉。侍卫钟四拍马直趋天轿前奏事。天王撩起轿帘，问“有乜事”。钟四道：“黑云压顶，鸟雀无声，怕有急雨。”天王笑道：“我正是借这场大雨出城呢。你莫急，东王、南王早已测出今夜有雨。各营弟兄都已安排好了。——你且告诉阿龙：命他们照顾好受伤、发症的弟兄姐妹，务要一个不丢。”钟四驰马去了。

大军疾驰十余里，来到古苏冲口玉龙关。只见两侧峭壁入云，中有一溪，从半空注入深潭。峡谷中的小路，只容三人并行，形势十分险恶。早有罗大纲派了部下师帅来迎。苏三娘、林凤祥、李开芳麾军急进。方到仙回岭，雷电交作，大雨如注。罗大纲命林、李二将带少量兄守护峡谷，与后队联络，自己与苏三娘率军直奔西北天平坳，打通北上道路。

两万多精壮男女圣兵，和一万多新入营的农夫、村女，加上老弱、病伤弟兄，于雷雨交加中，在长达三十多华里的峡谷、山路上逶迤行进着。雷雨压过了人的馨歎和马嘶，黑暗遮没了这支长达几十里的队伍。

次日上午，防守永安州南路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照例命所部火器营向水秀方向发炮轰击。炮声响处，绝无动静。乌兰泰喝叫兵勇：“长毛子药净了。快与我连连放炮！务必一举全歼！”参谋江忠源急止道：“大人！长毛不还我一枪一炮，谨防诡计。”乌兰泰笑道：“他就只剩下三十六计中的上计了！还有什么诡计！”江忠源道：“卑职正是此意。”一句话提醒了乌兰泰，一面命兵勇继续开炮，一面派探马飞速前往。片时，探马回禀：“水秀长毛营中，沉寂无人。”乌兰泰喝令再探。直到中午，乌兰泰才查明水秀已无一个长毛，连营帐俱都撤走了。乌兰泰下令：全军尽出，攻打南门。乱放了一阵枪炮之后，仍旧不闻炮火还击，城门紧闭，雉堞无声。乌兰泰命令继续向城上放炮，一面命令兵勇掠取城外木行的合抱巨木，撞开城门。乌兰泰手握战刀，飞身上马，正要率军入城，江忠源抢先抓住辔绳道：“大人且缓一步。”一句话未了，只见率先入城抢功的兵勇，在

几声訇然巨响之下，随着城门洞的砖木，早已飞上半空。乌兰泰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一跃上马，踏着兵士的尸体血肉，飞奔入城。所部兵勇喊一声“杀”，随后冲进城来。

大雨中，战马在青石街面上溅起无数水花，枪炮在州城的上空呼啸。乌兰泰的兵勇，借着搜捕长毛的机会，冲进商号、民宅，大抢大掠。街道上、商号里，地雷频发，一片哭号。半个时辰之久，他们才发现，永安州已成了一座空城。乌兰泰在盛怒中，手刃数人，方才约住抢掠财物的兵勇，整好队伍，向北门追击。却见北门大街两旁，浓烟烈焰在大雨中冲天而起，大队兵勇蜂拥而来。乌兰泰红了眼睛，正要挥军向前冲杀，却被并辔前进的江忠源死命拽住。杀声中，只听见一句话：“大人！那是向军门的兵卒！”

乌兰泰满脸硝烟，跃马直到向荣马前：“你！你把长毛放跑了！”在烈火的毕剥和大雨淋漓中，向荣一声冷笑：“乌大人！你且先弄明白，长毛是从哪个城门逃走的，再来怪罪我向某不迟！”

直到午后，副都统达洪阿、侍卫开隆阿、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郟阳镇总兵邵鹤龄以及秦定三、经文岱、张敬修等众将，才在大雨中率兵赶到州城。此时总算弄清了：太平军全军是从南门撤出的。乌兰泰满面羞惭，也不打话，命所部兵勇速拆民家门窗、桌椅造饭，饭后出北门追击。待他催军出城时，向荣与张国梁所部已出城半个时辰了。乌兰泰咬牙切齿。

原来，向荣自被革去广西提督职衔、命他随营较力之后，又羞又愤，着实怠惰抗拒了一阵。却因赛尚阿是当朝枢相，不敢过分虚与委蛇；只索强打精神，支吾应卯，但求无过。乌兰泰素称悍将，仗恃火器充足，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前番在中坪墟被太平军壅流设伏，损兵折将；在宴席上又被前钦差大臣周天爵以冷水代酒羞辱了一番，很想在新来钦差面前有所建树，故前次向赛尚阿献“四面围锁”之计。不料长毛撤围出城，自己却担了一份干系。他与江忠源都料定长毛必是向南门绕道北上，故命兵勇饱食尾追，不料又被向荣和张国梁抢先了。于是冒着大雨，不顾泥泞，紧跟向荣之后，透

迨追来，其他诸将却没有这些心思，且乐得把这份功劳让与他俩，各自带领所部在州城大烧大掠，杀死数千名病残老弱百姓，一面差人向阳朔钦差大营报功，说是收复州城，杀死长毛无算。

在一天一夜的倾盆大雨中，四万多男、女圣兵和老弱眷属，渐次通过了古苏冲峡谷。受命断后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和吉文元、曾锦谦二将，屯军于玉龙关口，掩护大队前进。此时太平军已一日不食，东王传谕：前队在古苏冲西北大垌村暂歇，派老弱弟兄于树林中埋锅造饭。一队食毕，一队起行；边食边走，川流不息。却唤过曾天养、黄文金、曾立昌、魏超成、林启容、廖发寿六将，附耳受计，如此如此。六将各率所部，先自饱餐一顿，领命去了。

且说那乌兰泰，为了泄愤争功，率领所部出了州城北门，由一条小路，赶过了向荣，直赴古苏冲。大雨中，远远望见太平军尾队，正挤拥于古苏冲玉龙关口。乌兰泰命部下兵勇分作两队，自己亲率一队抢山，命勇将、守备全玉贵另率一队追击。

秦日纲、吉文元、曾锦谦三将，屯军峡口，原没有料到清妖行军如此之速；且眼看四万弟兄次第通过了峡谷，更加不以为意。后队的数千人，均是在永安入营的新弟兄，和前面落队的病伤人员。一见清妖来攻，惊惶奔窜，峡谷中早已乱了队伍。乌兰泰率兵勇冒雨登上高山，便以油布遮盖，从竹林、古树向下施放火器。金玉贵在后，也已看见太平军多为老弱，一声呐喊，向前冲杀。秦日纲等三将在峡口奋力接仗，舍死拦截。却因一天不食，山上又有乌兰泰部兵勇向下施放枪炮，更加惶乱。山谷之中，杀声、喊声、炮声、雨声，响成一片；中枪中炮的太平军，纷纷从峡谷坠入溪；溪水早变作了绛紫色。秦日纲等三将，边战边退，峡谷中尸体狼藉。有些新入营的年轻姐妹，更被全玉贵所部生擒去了。

早有探马报与向荣：乌都统已越过本军，追赶长毛至古苏冲口，大获全胜。向荣和张国梁催动兵勇，冒雨速进。在永安城内大烧大

掠的达洪阿、开隆阿、长瑞、长寿等众将，闻知钦差大人即将进城，也只好硬着头皮，随在向荣、乌兰泰后面赶来。此时太平军已全军过了古苏冲，向北直进，经龙寮岭而至仙回岭了。

乌兰泰、江忠源在古苏冲口大杀一阵，溪水为赤。秦日纲咽下一腔怒火，且战且退。天雨日暮，天雨日暮，乌兰泰约住杀红了眼睛的兵勇，退出玉龙关，于山林中埋锅造饭，拟于饭后连夜追击。江忠源谏道：“孙子曰：‘途虽近，知有险阻、奇伏之变而不由。’此处地形险恶，易入难出，望大人三思。”乌兰泰所部不足千人，原以火器取胜。天雨路窄，也恐孤军深入，于己不利，遂在古苏冲外一个荒村暂驻，一面命探马打探长毛消息，一面传令：明日四更造饭，五更拔营追击。

次日凌晨，乌兰泰麾军入峡。此时雷雨渐息，大雾弥天，伸手不见五指。在又长又狭的山谷中，只听见峭壁上传来人马喘息的回声，眼前似有无数幢幢鬼影。乌兰泰喝命兵勇前后传话：急步前进。出了古苏冲，至龙寮山口，雾气渐稀。只见半山一个草棚手，拴着几匹战马，正在咬嚼草料；棚内有几个穿袍服的人，箕踞在山石上，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原来是达洪阿、开隆阿、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众将，连夜从永安追赶到此，正同先期赶到的向荣商议进军之计。见乌军赶到，便都远远地向他招呼。达洪阿叫道：“远劳兄！且喜你昨日大胜。”长瑞道：“乌大人！天雨路滑，且稍歇马，共商大计。”乌兰泰见他们那优游自在之状，不禁一股无名火起，勒马冷笑道：“长毛料必在前面游山逛水，所以众位大人如此自在。”向荣也冷笑道：“长毛虽非游山逛水，却是以逸待劳。”乌兰泰道：“军门大人！莫非还要再用你那‘围师必阙’之计么？”向荣也反唇相讥道：“这次走脱了长毛，须怨不得我向荣！大人要追便只管追，我向某决不争功！”乌兰泰吼道：“今军令追贼，谁敢阻拦？我乌某就是死了，也对得起皇上的俸禄！”向荣冷笑道：“大人丹心如见！向某钦敬之至！只愿你别作那马陵道上的庞涓！”

乌兰泰大吼一声，麾军便进。扛着火器的兵勇，踉踉跄跄，跟

着他的坐骑，又冲入峡谷去了。邵鹤龄道：“乌大人是钦差大人爱将。他走了，我们恐也耽误不得。”开隆阿冷笑道：“向军门与长毛接仗多次，深知长毛习性。我看还是慎进为上。”长寿道：“他虽是恃勇轻进，若是胜了便好，万一败了，钦差大人须怪罪我们临阵观望，坐视不救。”一句话提醒了众将，各自噤声上马，率领所部续进。向荣料定必然有伏，但自己是革职之身，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张国梁催军进发。众将率领二万余人，辗转于峭壁之下，冒着浓雾，忍着饥饿，踉跄前进。——此时，赛尚阿在阳朔得到报捷文书，正派秦定三、经文岱二将率军前来堵截，派李孟群、刘长清领兵进驻州城，一面飞马传送紧急文书，命桂林严密防守，以防长毛进袭。自己仍旧拥兵万余，“坐镇”阳朔。

乌兰泰率军在大雾弥漫的峡谷中行进，心中忐忑。“别作那马陵道上的庞涓”这句话，一直在耳边震响。刚才冲到脑门上的一股热血，此刻渐渐冷静了下来，猛可记起《孙子·九地篇》上的一句话：“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不禁遍体冷汗。此时人马杂遘于峡谷之中，喘息声从峭壁碰了回来，其声营营；加以下临百丈深涧，水声匍匐，宛似置身于敌军包围之中。乌兰泰方传出一声“全军疾进”的口令，只觉头发倏然竖起，一边峭壁上，螺号吹响，便有千万之众，一齐响喊起来，同时枪炮大作，滚石擂木，没命地从峭壁上飞了下来。边战边退的秦日纲，听到螺号，率军回攻。乌兰泰只喝得一声“快退！”拨转马头便走。在前开路的守备全玉贵，早已抱头回窜。于是乌兰泰加鞭狂奔，一连冲倒数十名兵勇，率先奔路而走。前队被全玉贵部下兵勇拥挤、推撞，一时壅塞于途，那山上的炮火木石，愈来愈密；喊声杀声，山鸣谷应。乌兰泰又怒又急，大呼后军快撤，却被枪炮声音淹没了。坐骑被兵勇挤塞，人立长嘶，一根擂木飞来，正中马臀。乌兰泰连人带马，飞下百丈深溪去了。兵勇见了失了主帅，号叫狂奔，自相践踏。向后飞奔不及五里，正遇长瑞、长寿等七将人马，于是彼此冲撞，人喊马嘶，乱作一团。长达三十余里的峡谷中，上面枪炮之声大作，中间

滚石擂木凌空而下，下面号哭奔窜，不是变成一团肉酱，便是作了滚落深涧的汤糰。

七将之中，长瑞、长寿、董光甲、邵鹤龄四将追赶在前，向荣、达洪阿、开隆阿三人尾随在后。此时，长瑞等四军恰好被裹在乌兰泰、向荣二军之间，进不得进，退不得退。有朝天乱放枪炮的，有舍死跳下深涧的，有手刃同伴以求劈开一条活路的，有惊惶失措被裹在垓心抱头等死的。浓雾之下，绵延三十余里的峡谷中，炮火织成一片，人马乱作一团，杀声迭起，血花乱飞。不久，又下起了大雨。雨声渐渐掩没了杀声和哭叫，雨水冲洗着鲜血和脑浆，把这一场惨剧，搅和作一团呜咽，一片混沌。

话说那宜昌镇总兵邵鹤龄所部，皆用长矛、抬炮两种武器。雨雾之中，抬炮失却目标，又燃放不着，兵士弃炮于峡谷之中，踉跄奔窜，自塞其途。秦日纳所部，皆是龙山矿徒，一色赫脚短刀，于峡谷中奔走跳跃，肉搏鏖战，清兵狂呼乱窜，只求速死。董光甲所率的河南兵，平日惯在平原行走，不谙山路，且穿的是靴衣长袍，两人抬一铁炮，互相牵制，在上下受敌、前后挤拥中，纷纷滚入山涧。长寿坐骑前足被擂木打中，猛可一蹶，把长寿甩出一丈多远。他刚从尸堆上爬起，早被一个太平军一刀砍中卤门，血光四溅。长瑞挺矛来救胞弟，被那太平军一刀飞来剁中面颊，狂呼一声，跌落山涧去了。真个是长瑞不瑞，长寿不寿，董光甲被溅光了衣甲，邵鹤龄也变作了蜉蝣之龄了。

向荣与达洪阿、开隆阿此时刚进得峡谷四、五里，听得前军杀声、炮声大作，浓雾中不知就里，又无法哨探，只得命兵勇缓行。向荣乖觉，料定四总兵必然中伏，此番尾追，又落在乌兰泰之后，事后赛尚阿责怪下来，自己吃罪不起。于是悄悄传令，命所部兵勇尽弃火炮辎重，由契仔张国梁带兵抢登龙寮岭，翻过大山，越过阳朔大营，正北直奔桂林省城去了。

原来，太平军突围北上之前，中军主张、东王杨秀清已命罗大纲探明路线，决意从此险径北上，把清妖引入这个三十余里的狭长



布袋之内，聚而全歼。却又不出北门而出南门，“以虚虚实实”的疑阵，使清妖踌躇不定，耽误时机。待到清妖迟迟疑疑进了峡谷，曾天养、黄文金等六将，早已登上山顶，将滚木擂石准备停当了。

古苏冲一战，清妖死伤四千余人，连折四将。乌兰泰身受重伤，全玉贵跌下深涧致死，达洪阿、开隆阿两部，被四总兵败兵冲杀，践踏而死者大半，各部旗帜、文件、锅帐俱失。只有向荣全军越过丛山峻岭，到达桂林，以星夜回防省城之功，折去了临阵脱逃的罪过。

太平军大获全胜，虏获大批子药、硝磺、粮秣、枪械。便以大垌村为兵站，一军饱食，一军歇息，一军起行；由仙回岭、天平坳直奔省城桂木而去。

秦定三、经文岱、张敬修三将，早已派兵驻防州城，自己飞马来阳朔大营报收复州城之功。赛尚阿眉开眼笑，出师一年，丧师糜饷，如今州城收复，总算可以对皇上有个交代了。便命为众将一一记功，且待向、乌二将全歼长毛，一并启奏皇上。不料未出三日，达洪阿、开隆阿二将赶到，禀称追歼长毛，先胜后败。乌都统不知下落，四总兵阵歿，向荣却投奔长毛去了。现在长毛已杀奔桂林城下。是时赛尚阿方用午膳，闻言变色，一双牙箸在颤抖中落地。军机章京丁守存道：“中堂勿惊。省垣有云、黔、湘、皖四省精兵防守，谅不妨事。只是要派探马飞速查找乌、向二人下落，兼探省垣防守情况才好。”话还未了，戈什来禀：乌都统乘舆来到。赛尚阿颤声道：“命他……快快进来！”

缠头裹臂的乌兰泰进了大营，跪伏于地。他又羞又愤，禀告了追贼中伏、全玉贵阵亡的经过，不免把自己“浴血苦追，裹创犹战”的话，夸饰一番，并说：“向荣全军在前，既不追歼逃敌，心存观望，后知卑职遇伏，也不率军接应，风闻已带兵投贼去了。”又道：“卑职虽全军受创，却在古苏冲口毙贼二千余众，生俘其男妇三百多人，现由参谋江忠源随后解到。”赛尚阿心神略定，对乌兰泰嘉勉一番，记了功荣，令他先到后营养伤。随命将生俘贼众在城外斩首号